

从乡愁玄说到性别抗争

台 湾 当 代 女 性 散 文 创 作 论

程国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乡愁言说 到性别抗争

台 湾 当 代 女 性 散 文 创 作 论

程国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程国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9 (2007. 6 重印)

ISBN 978 - 7 - 5004 - 5892 - 0

I. 从… II. 程… III. 散文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I207.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2033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272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乔以钢

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中，台湾文学处于边缘的地位，台湾女性文学则处于边缘的边缘。20 世纪 50 到 70 年代，由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海峡两岸相互隔绝，大陆读者对台湾文学创作状况知之甚少，学界对台湾文学的研究也近乎空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不少台湾作家及其作品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一些学者辛勤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在介绍和研究台湾文学方面做出了不少新的成绩。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欣喜。

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里，海峡彼岸女性创作在与大陆文化母体相依又相隔的特殊环境中产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的思想内涵、文化韵味和艺术表现与大陆女性文学既有鲜明的差异，又有割不断的联系。作为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当代文坛奉献了生动多样、包含诸多新因素的创作文本，丰富和深化着我们的认识和思考。可以说，在有关女性文学的内涵、视野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关系女性文学学科建设基础的问题上，台湾女性文学不仅提供了生动、新鲜的创作经验，同时给人以有益的理论启发。

出自程国君博士之手的这部著作，是在前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对台湾女性散文进行的新探索。应当说，他选择的，是一个颇有难度的课题。

首先，在大陆研究界对台湾文学创作资料及其相关研究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虽经多年努力取得了明显进展，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为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就尽可能丰富地占有相关资料而言，目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面临较大困难。

其次，在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总体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对台湾女性创作的专门探讨更显不足，相关的学术积累也较少。而事实上，不仅在大陆新时期女性创作花团锦簇之时，台湾女性创作同样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而且，在此前大陆由于政治原因百花凋零的岁月里，台湾女性文学的成绩也相当可观。但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的原因，它长期未能进入大陆研究者的视野。

再次，在既有的台湾文学研究中，就各种文体而论，小说和诗歌通常更受重视，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而散文方面的系统研究则明显欠缺。即令从大陆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看，散文研究也因文学内部和外部的原因，面临诸多较大的困难，故在这方面可资借鉴的专门性学术成果甚少。

不仅如此，面对台湾女性散文创作这样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还有一方面的因素也势必潜在地发生影响，这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作为不同社会性别的主体之间所不可避免的隔膜。不过这一点并非完全意味着局限，因为既然女性的文学创作并不是只属于一种性别而理当面对整个人类，那么其创作接受来自不同性别研究者的审视也便是十分必要的了。当然，这里的一个前提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怀有真诚的尊重之心和理解之意。

值得称许的是，国君正有着这样一种真挚、诚恳的态度。他本人长期生活在祖国西北，后又在福建沿海的一所大学教学，开设台湾、香港文学研究的选修课。也许是生活、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他格外关注台湾文学，尤其是台湾女性文学。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所做论文是“新月诗”的专题研究。其间他对台湾的文学创作也不无兴趣，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这使他始终能够对于研究对象保持热情的态度和学术的兴趣。在进入南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时，他主动选择了这个对他来说格外富于挑战性的课题。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国君苦心求索，认真思考，多方收集相关资料，与本专业的老师和同学广泛交流，经过艰辛的努力，如期完成了出站报告。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后，他又对文稿进行了认真的加工修

改，如今终得以将这部前后融入了数年心血的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此之际，我不仅为他所取得的成绩高兴，更为他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力求认识和理解女性创作的深切人文情怀感到欣慰。

在国君的这本书中，对台湾女性散文创作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并以女性文学和现代散文理论对若干台湾女性散文创作代表性作家琦君、罗兰、三毛、张晓风、龙应台、简媾、席慕蓉等的创作进行了重点分析，而主要着眼点在于探讨台湾女性散文的精神内涵与文化价值取向。值得提及的是，他把台湾女性散文创作看作是台湾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重镇来论述，就非常符合文学史事实，并颇有创意。可以说，国君所做的工作对开拓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空間，启发人们更进一步的思考，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此衷心期待，本书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台湾女性散文创作，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大陆学界的台湾文学研究；同时也由衷期盼，国君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序 二

古远清

初识程国君，不觉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在珞珈山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我的师兄，凭着这层关系，他抽空来拜访我，并参观了我的台港澳文学原版藏书。由于全国各地的博士生到我竹苑新居登门者不少，故当时对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再次与国君见面，是在今年春天厦门大学举行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那时会议还未正式开始，他和我，还有上海《文学报》的罗四鸩小姐三人结伴同游厦大招待所后面鲁迅登过的南普陀。我们一边爬山，一边观赏内地很难看到的海洋风光，三人的话题却始终离不开台港文学。当他得知我新出了一本《当今台湾文学风貌》时，向我索要，我带的数本样书便第一个签名送他。后来他又陪同我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当他看到那里藏有许多内地看不到的台港书刊时，就像饥饿的人见到香喷喷的面包，面有喜色，翻阅复印，数小时而不知疲倦，一直到下班铃响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使我颇有感怀。

国君不喜欢炫耀自己，谈吐之间很少涉及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所出成果。所以相识这几年，除偶尔在报刊上看到他的论文外，对于他近期的主攻方向，我几乎一无所知。和他一起去厦门开会的年轻博士中，有名副其实博学多才的“博士”，也难免有鱼目混珠者，真假难辨。我只朦胧觉得，国君是想认真做点学问的那种青年。他在福建漳州工作几年，竟利用地利之便迷上了他原先并不大熟悉的台湾文学，以后又利用在南开大学读博士后的机会，专攻台湾女性散文创作。这都显出他的本色。

当他今年暑假来武汉和我第三次握手时，便捧出了这一厚本《从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创作论》的成果。这是国君继他的博士论文后出版的第二本学术专著。大陆研究台湾女性文学队伍中颇有几支健笔，成果最为丰硕的是郑州大学的樊洛平女士，现在又增添了程国君这一后起之秀，也算这一研究领域的幸事。

女性文学是台湾文学当下最活跃的一支劲旅。如果翻开对岸作家作品排行榜，便不难发现蛾眉不让须眉，大有女作家在垄断文坛之势。而女性散文，是台湾女性文学成绩最为显著的一部分。可现在的台湾文学研究重小说轻散文，尤其是轻女性散文研究。国君的工作，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研究台湾女性散文应该生动地反映历史的原生态。像罗兰、三毛、席慕蓉、龙应台，她们是如何迈入文坛的，她们的创作与个人生活、文化市场、社会现实有无密切的联系？这些研究者需注意的重要问题，国君均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他还注意到了散文作为一种边缘化的文体，几十年来为什么会在女作家手中取得炙手可热的成绩，以及它对中国当代散文所做的不寻常的贡献。这些问题，国君做了令人信服的阐释。

在该书上、中、下三篇中，论视野之开阔，章法之完整，主观色彩之浓烈，当推“上篇”。作者无论是概说台湾女性写作，还是论述女性散文的人文关怀，勾画女性散文的发展轨迹，不少地方有发人之未发之处。作者初出茅庐，在进博士后站期间有充裕的时间写作，不像某些名人的论著总给人“书被催成墨未浓”之感。这次他到我家中，从我这里复印了不少新资料，这正可充实到他即将杀青的书中去。也许，在这些内地尚不多见的资料中，国君会有新的创获。

大凡一位有作为的文学研究家，不仅能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史实，还会梳理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如果说，《台湾当代女性散文创作论》选择琦君、

张晓风、林文月、简媾、杨小云等人作为台湾散文重镇已体现出著者的史识的话，那么对台湾女性作家队伍的形成及其创作的人文关怀的剖析，更显出著者的历史眼光。在这方面，注重台湾女性散文的主题演变中存在极端矛盾的现象，尤其注重从乡愁书写到性别审视再到性别抗争，便清晰地勾画出台湾女性散文创作的发展轮廓。像这种条分缕析的论述，置当下最有分量的女性散文研究中，固然未必睥睨群伦，却也不至于黯淡无光。

该书的另一特点是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中篇”是所谓个案研究，这里所展示的是著者对具体作家作品分析中表现出来的阐释技巧。无论是读博还是进博士后站，国君的指导老师均强调对文本的细读，认为这是研究文学的基本功，而不应该生吞活剥地用西方文论套中国文学。国君的女性散文研究，正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他认为台湾女性散文并没有沿袭西蒙娜·德·波伏娃开拓的、并且对于弗洛伊德的“女性阉割情结”批判的、对于女性在男性霸权下的压力经验和暴力经验书写的作品传统，而是另辟蹊径，沿袭中西合璧的路数：“从龙应台、简媾始和西方女性主义写作合流，互补而发展。因为女性主义及其运动，有它特定的内涵。它发生于上一个世纪初，一开始明显带有妇女解放的诉求，而其衍生出女性主义并且成为批评的论述，则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龙应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散文创作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思想在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的妇女写作传统与西方女性主义在台湾的汇合发展，台湾女性散文才得到蓬勃的发展。”这种所谓个人主观色彩的研究，其实正客观地反映了台湾女性散文的创作历程。

总之，这本专门论述台湾女性散文的书是国君耕耘数年阶段成果的汇总，也是他后青年时期的一段学术道路的回顾。从读者角度看，这是一本了解台湾女性散文的入门书；从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一门分支学科“台湾文学”看，这是继樊洛平《当代台湾女性小说史论》后又一本具有开拓性的研究论著。我为国君在台湾文学研

究中取得的初步成果感到高兴。相信它的面世，会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喜爱和欢迎。是为序。

2005 年 8 月 9 日于武汉

崇高的女性，引人类上升

——歌德《浮士德》

前 言

一

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女性散文创作名家辈出，涌现出苏雪林、张秀亚、琦君、林海音、胡品清、罗兰、艾雯、张晓风、三毛、林文月、简媅、龙应台、杨小云、席慕蓉、廖玉蕙、周芬伶等当代台湾散文史上的重镇。她们以其散文创作的独特的思想艺术成就，显示出当代汉语写作蓬勃的生命力。

台湾女性散文在大陆也很有影响。苏雪林、张秀亚、琦君、林海音、罗兰、张晓风、三毛、简媅、龙应台、杨小云、席慕蓉等的散文，在大陆就有相当的读者群。“三毛热”、“罗兰热”、“席慕蓉热”和“龙卷风”曾经和还在构成台湾两岸重要的文学现象，而倍受关注。琦君、罗兰、张晓风、三毛等的作品，甚至入选大陆大学和中小学教材，成为当代中国人的重要的精神食粮。就是说，当代台湾女性散文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传统的有机部分，她们已经是很有活力的精神资源而影响我们的精神的型塑。

台湾的这些女性散文作家也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开拓者。在苏雪林、林海音、张秀亚等“台湾女性文学的引路人”和“燃灯人”（症弦语）的努力下，台湾女性散文从书写乡愁开始，书写闺秀生活、表达个人的内心情感要求，描述她们的心路历程和她们对生命、生活的感悟，在散文主题的开拓上有很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台湾女性散文作家的关怀，更多转向对自身性别及其命运的思考，散文主题更进一步深入，散文书写的社会文化色彩日益浓厚。“女性书写”的色彩也日益凸显。

从乡愁书写到性别的审视再到性别的抗争，台湾女性散文的创作显示出清晰的发展轨迹，表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尤其是从性别经验等女性文学特有的角度出发，张扬女性意识、生命意识，关注现代女性生存处境，探讨现代女性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对人性的解放，为完美的新的道德与文化建设提供的丰富的精神资源，是当代文学史上乃至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台湾女性散文作家出版的作品集都很多，一个作家往往出版几十部散文集，如张秀亚就有 37 本散文集。哈尔滨出版社给三毛出的散文集，数量多达 22 本。年轻的散文作家简媜也有近 20 本散文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庞大的五、六代台湾女性作家构成的群落的散文集就更多。同时，相当多的台湾女性散文集，如罗兰、张晓风、三毛、席慕蓉、简媜、杨小云等一大批女性散文作家的散文集，在当今大陆的书店、学者与一般读者的书架上，我们总是能看到。这是文学走向所谓边缘时代的一种独特风景，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下列质疑唤起了我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兴趣：

女性散文作家为什么在台湾的 20 世纪 50 年代后迅速崛起？也许如一些老作家所说是因为那个年代台湾经济萧条，女性作家很少出门赚钱，于是，作点小文章赚点稿费，以资家用，创作成了女性作家意外的谋生的手段？也许是战乱时代的经历和个人的生活遭遇，促使女性拿起笔，去控诉，女性书写是真正的“不平则鸣”？也许是那个年代“战斗文学”的副产品：因为对“反共文学”的厌恶，女性作家拿起笔来，创作了另外一种文学？是台湾教育的发达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与文明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女性作家？

在台湾女性散文创作的主题演变中，细心的研究者也许会发现一个非常极端的矛盾现象：乡愁主题的散文，大多怀乡、怀旧、怀古，都呈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深深的迷恋，而女性主题的散文却反对传统，颠覆传统，尤其是对男权中心意识的传统进行不遗余力的

批判。问题是，乡愁散文主题与“五四”文学精神是否相悖？而女性文学的民主与政治倾向有没有反历史的倾向？为什么台湾女性文学，包括散文都包含那么浓厚的传统意识？

另外，散文一直作为文学结构边缘的一种文体，几十年来，为什么在台湾女性作家手中成就斐然，丝毫不亚于诗歌与小说？在所有文学文体中，散文是最直接的表达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文体，为什么在台湾的意识形态氛围里能够畅行无阻，几十年来取得很大的成绩？作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一部分，台湾女性散文创作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与小说等虚构文学相比，散文创作对当代思想文化建设贡献了些什么？几十年来的台湾女性散文创作，在散文艺术上有哪些突破？那些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创作，她们的创作最主要的精神特质是什么？

在当前的女性文学实践与研究中，对于小说、诗歌创作人们似乎给了更多的关怀，散文，尤其是女性散文人们给予的关怀就少得多。对于台湾女性散文的研究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如前所述，台湾的女性散文却是台湾女性文学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很有影响的一部分，很需要我们收集、整理、学习、研究。对于台湾女性散文史上几个里程碑似的作家，如琦君、张秀亚、林海音、罗兰、三毛、张晓风、龙应台、简媅、席慕蓉和杨小云等，因为她们在大陆有很大的影响，她们散文的思想、艺术，对现代中国散文创作的影响，也需要认真真地研究。因而，呈现在这里的，是我极为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的分析，疏漏就在所难免了。也许，这还是我以后继续关怀的动力之一。

张晓风在一篇《雨之调·青楼集》中写道：

一壁抄着，忍不住的思古情怀便如江中兼天而涌的浪头，忽焉而至。那些柔弱的名字里有多少辛酸的命运：朱秀帘、汪怜怜、翠娥秀、李娇儿……一时之间，元人的弦索，元人的箫管，便盈耳而至。音乐中浮起的是那些苍白的，架在锦绣之

上，聪明的悲哀的脸。

当别的女孩在软褥上安静地坐着，用五彩的丝线织梦，为什么独有一班女孩在众人的奚落里唱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而如果命运要她们成为被遗弃的，却为什么要让她们有那样的冰雪聪明去承受那种残忍？

“大都”，辉煌的元帝国，光荣的朝代，何竟有那些黯然的脸在无言中沉浮？当然，天涯沦落的何止是她们，为人作色的何止是她们。但八百年后在南港，一个秋雨如泣的日子，独有她们的身世这样沉重地压在我的资料卡上，那古老而又现代的哀愁。

雨在眼，雨在耳，雨在若有若无的千山。南港的黄昏，在满楼的古书中无限凄凉！萧条异代，谁解此恨！相去几近千年，她们的忧伤和屈辱却仍然如此强烈地震撼着我。

雨仍落，似乎已经这样无奈地落了许多世纪。山渐消沉，树渐消沉，书渐消沉，只有蠹鱼的蛀痕顽强地咬透八百年的酸辛。

龙应台在《龙应台评小说·面对》里说：

毫无选择的，我是个女人。生下来便不是白纸，纸上浮印着千年刻就的男权价值体系。女人是温顺柔和，谦让抑己的，男人是刚强勇敢、积极进取的；男人的成功必须倚赖他身后一个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辅助性的女人。带着这样一个先天印下的轮廓，我开始体验自己的人生，然后大惊失色地发现：那格格不入之处远远地超过任何东西文化之争、任何台湾大陆之隔！社会，不管东方或西方，对女性的有形和无形的压抑带给我最切身的感受。

于是原来纯属抽象理念之辩的什么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突然变成和包子馒头一样万分具体的生活实践。我的命比

苏青、张爱玲要好，生在一个原有价值系统已经相当松动的时代，但是相对的，我对于属于女性的人权、公平的要求也远比以前高。面对男权社会的巨大投影，我在做我小小的对抗的思索。^①

简媅在《重如鸿毛——自述创作之路》说：

其实一路的作品处处可见女踪，真正把它（女性议题）搬到桌上的，要属《女儿红》。我想我是生气了才这么做，气几千年来中国人从结绳记事到敲击键盘发 E-mail 给南半球、北半球之友人、敌人，怎么女人拥有的东西没有多大变化？在我看来，女人真正拥有的东西是她自己的眼泪和经血。

近十年来台湾社会在观念和意识上千变万化、突飞猛进。两性平权议题如日中天，哪一个男性敢在女性面前提他那一壶大男人沙文主义思想，不仅会被耻笑，恐怕更会遭到围殴。这是好事，蹒跚学步永远不嫌迟。然而，在女性书写上，我走的路子仍是潜入内在去揪出瘀伤和痛苦，惟有自疗，女性才能做自己的主人。”^②

正是这种“对抗的思索”，使我们看到了《美丽的权利》、《女儿红》等当代散文创作的经典，看到了女性散文作家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的、潜藏于人们无意识心理中的性别歧视的警觉，对于男性顽固捍卫二元对立性别秩序的批判（如《秋夜叙述》），对于渗透在日常世俗生活中的“语言暴力”（如《哭泣的坛》）的刻意审视。这表明，与丁玲们的表现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真正觉醒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已经不同，龙应台、简媅们

① 龙应台：《龙应台评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② 简媅：《女儿红》，九州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已经是把关注重心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借鉴后现代文化理论，对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包括日常生活领域的性别歧视做出全面清理的新生代作家了。这也表明，台湾的女性散文作家已经觉醒，已经全面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并对“过去”的受辱经历抗辩了！这是她们响亮的抗辩之声，也是台湾女性散文作家自身真实的心路历程。在当下的多元化的文化语境里，女性及其女性文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也许是追趋学术研究的步履，也许是惊异于台湾女性散文作家这份关怀之独特，我将关注这份“关怀”：文学的，性别的，也是文化的。

二

以寻求男女平等、女性解放和妇女权益为核心的女性主义思想是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而逐渐深入人心的。如今，英国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美国的贝蒂娜·德·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等西方女性文学经典所阐述的女性主义思想也已经被我国学界所接受，尤其已经被意识形态较早开放的台湾地区作家们所接受。

这种思想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中心角度，致力于挖掘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从文学、语言和心理的角度对于性别歧视做出批判。女性主义特别关心的主题是性别、社会性别、性行为、种族、阶级、经典文学书目、再现角度、阅读、主观性、女性特性和男性特性、欲望、身体、作家身份、母性和家庭等。^① 尽管女性主义者之间内部思想各异并时有争议，有所谓美、英、法三种流派，且有所谓自由

^①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